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人生解脱的艺术】

逍遙游

张兴成 著

文学名篇

书法名作

穿越千年

解读双重经典

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
以蔴之心也夫惠子曰
技卷曲而不中規矩立
見夫狸牲乎卑身一
牛其大若堦天之無
於無何有之鄉廣
無害者無所可用

寒消雖耗也不竭其

是惟體道者能之



医药学院 610 2 12084116

张兴成
著

逍 遥 游

「人生解脱的艺术」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逍遥游 / 张兴成编著.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2.3 (千古绝唱 · 第2辑)
ISBN 978-7-229-03587-7

I . ①逍… II . ①张… III . ①汉字 – 法书 – 鉴赏 – 中
国 – 古代 IV . ①J29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58363号

逍遥游

XIAOYAOYOU

主 编 张兴成 陈 明
著 者 张兴成

出版人：罗小卫
策 划：蒙 中
责任编辑：郭 宜 孙峻峰
责任校对：李小君
封面设计：蒙 中 赵艳华
版式设计：蒙 中 吴芝宇 刘 洋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00mm × 1 000mm 1/16 印张：10 字数：60千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978-7-229-03587-7
定价：4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遠而不遐吾驚憚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

大有逕庭不近人情馬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電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喫風含露棲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之使物無
寓而年穀豐吾以是狴而不信也連叔曰狀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龍者無以與乎
鐘鼓之聲豈唯形體有解焉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磅
礴萬物以為世蘄乎尚報獎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漫稽天而不溺大
旱金石流土焦而不熱是其塵垢康榮將猶陶鎧堯舜者孰可以物為事宋人
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達見四子
範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馬惠子謂莊子曰魏王遺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
而實君以盛水據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呴狀大也昔為
其無所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號曰洴澼絖
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桂
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持冬與越入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
封之能不龜手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口
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奠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蓮之心也夫惠子謂莊
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搤腫而不中繩墨其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
匠者不顧今之子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夫狸狌乎卑身而伏
以候教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櫟辟叱於罔罟今夫犛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
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
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
困苦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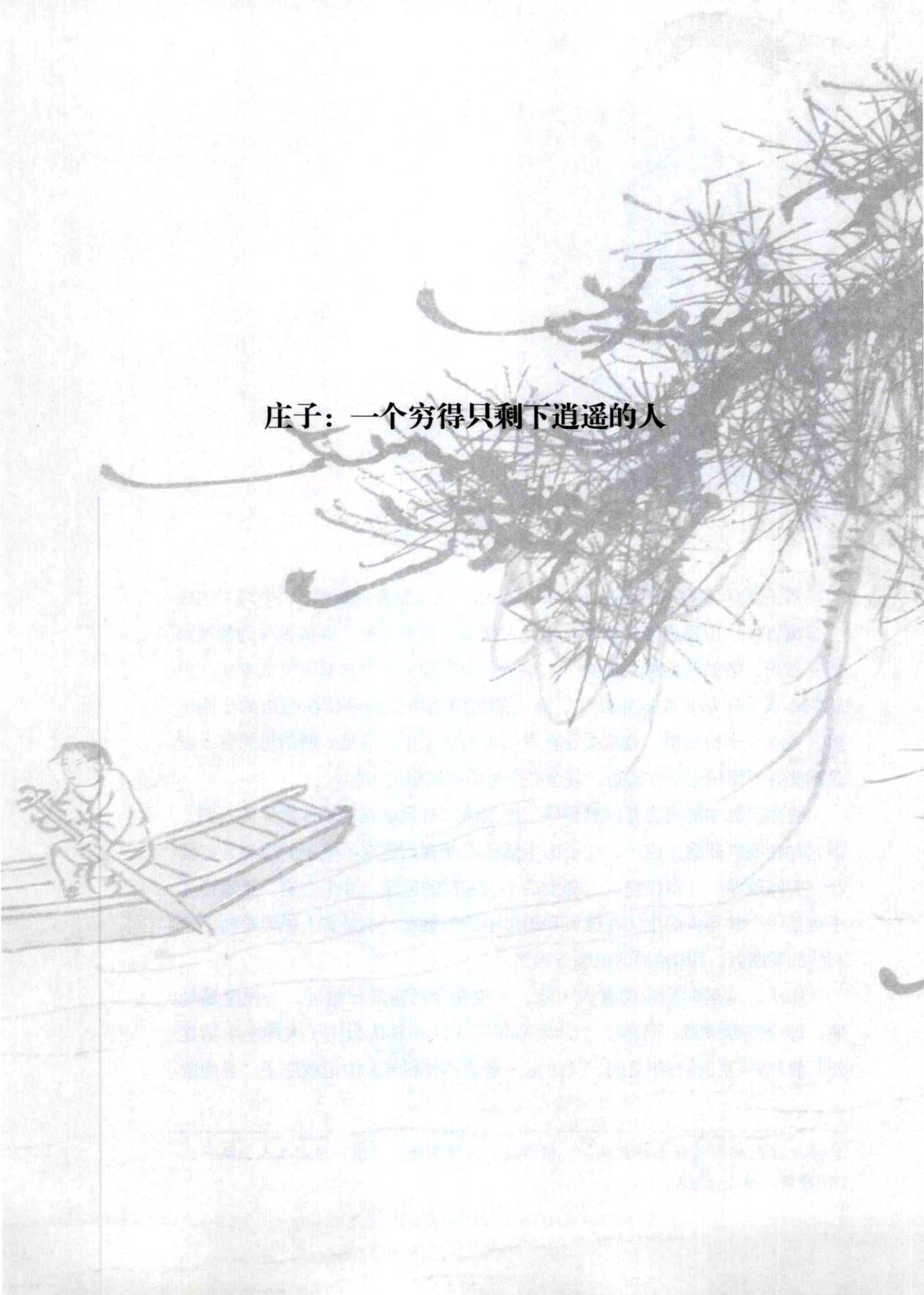
者如舟行而水搖雖動也不傷其而遊於世若是惟體道者能之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鹏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諧之言曰明之逆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効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鼎也無效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阏者高僕子今將圖南蜩與鸞鳴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捨榆枋時則不至控於地而已矣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狀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窩又何知不知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狀也翰齒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六千歲為春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蟲窮愁髮丘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鹏背若太廟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狀後圖南且適南冥岸鵠笑之曰彼且奚適哉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翶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二鄉德合三君而徵二國者其自視也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笑之曰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狀也雖狀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狀善也旬有五焉後反復於致福者未數狀也此雖免乎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乎故臣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崇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漫灌其於澤也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既已治也而

目 录

- 1 庄子：一个穷得只剩下逍遥的人
- 9 人生解脱的艺术：庄子《逍遥游》解
- 10 逍遥之境：大与小的自由
- 37 逍遥之本：无名、无功、无己
- 55 逍遥之用：做一个“无用”的人
- 69 庄子《逍遥游》注译
- 97 经典书法：傅山小楷《逍遥游》
- 100 舒舒服拐自有性：傅山的生平与人格
- 104 遗民心境与政治反省：小楷《逍遥游》的时代背景和心理基调
- 112 政治与美学：小楷《逍遥游》解析
- 114 1. 人品与书品：从赵孟頫到颜真卿
- 116 2. 古拙美：宁拙毋巧
- 121 3. 丑怪美：宁丑毋媚
- 127 4. 残缺美：宁支离毋轻滑
- 130 5. 自然美：宁直率毋安排
- 134 6. 对抗还是和解？：对“四宁四毋”书学观的反思
- 138 文化大于政治：傅山对赵孟頫评价的转变及其意义
- 149 参考文献

庄子：一个穷得只剩下逍遥的人





庄子像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1813—1855）在《致死的疾病》^①中写了这样一个寓言：一位思想者建立了一座庞大恢弘、包罗万象、囊括古今的精神宫殿，然而，假如我们考察他的个人生活，会发现一个可怕而可笑的事实，思想家本人并不居住在这座恢弘、高大的宫殿之中，而是住在旁边的小棚子里，或在一个狗窝里，或至多住在看门人的房子里。可见，所谓思想者，就是那些并不惧怕生活在幻想，甚至必须生活在幻想之中的人。

克尔凯郭尔的寓言是讽刺那些宁愿生活在自我欺骗的感性世界的人们，但它却让我们联想到庄子，庄子的生活状态就有点像克氏笔下的思想者，住在“穷闾厄巷”（贫民窟），却大谈令人神往的逍遥、养生之道。难道说庄子也是一个教导我们生活在谎言和幻想中的思想家？不是有人说他是精神胜利法的发明者，阿Q精神的祖师爷吗？

庄子，战国时期宋国蒙人（蒙，一说在今河南商丘附近，一说蒙属楚地，即今安徽蒙城，等等。），生卒年不详，一般认为庄子大体上生活在公元前375年至前275年之间。《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记载庄子“尝为蒙

^① 参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张祥龙、王建军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8页。



宋刻《南华真经》

漆园吏”，做过漆园一地的小吏。有人认为他不过是掌管漆树园或漆器制作之类的小事，甚至后来连这种俸禄极低的小吏也没做了。从《庄子》中的描述来看，他过着贫穷拮据的生活，靠织麻鞋为生，穿着打满补丁的粗布衣服和用麻绳绑着的破鞋。庄子一家常常饿肚子，由于营养不良，有人讽刺他“槁项黄馘”——脖子细长，面黄肌瘦，像干枯的树枝一样。（《庄子·列御寇》）穷而受辱，亦是常事。有一次他去向监河侯借米，没想到人家推诿说，“好啊，等我收了采地的税金，我就借给你三百金，好吗？”庄子只好自我解嘲地回答，“我昨天在来时的路上，碰到一条快要干死的鲫鱼，鱼说，你有斗升的水救活我吗？我说，等我游历吴越时引西江之水来救你，好吗？鱼说，那你到时直接到干鱼市场上去找我吧！”。（《庄子·外物》）

或许我们会说，庄子真可怜，穷得只剩下逍遥了，就如同有的人说他富得只剩下钱了一样！但这两种人有着天渊之别，差别不在钱的多少，而在快乐、自由的多少。当一个人富得只剩下钱时，就意味着他的人生全部被金钱占据，健康、快乐、幸福和自由自在这些更重要的东西被挤走了；而当一个人穷得只剩下逍遥时，夫复何求？逍遥就是自由自在、快快乐乐、天马行空，逍遥就是断尽烦恼，无碍解脱。相比之下，做一个逍遥的穷人不比做一个只剩下钱的富人幸福得多吗？



阿Q

庄子不是因为贫穷而不得不穷开心，自我安慰，用精神胜利来麻醉自己，而是为了追求逍遙的人生，主动选择物质上的清贫，所以庄子与阿Q不一样。阿Q因为物质世界的贫困，导致精神世界的加倍贫乏和扭曲，用精神去意淫、占有和攫取，除了怨恨、滑稽和可怜之外，阿Q可谓彻底的穷人。而庄子的心灵世界表现出来的是高傲、自信、幽默和智慧，是洞穿了人世本质之后的超迈与达观，不为轩冕肆志，不因穷约趋俗，不趋利以累形，不去性而从心，他的精神世界极其富足，根本不需要寻找外在的补偿。所以，庄子“贫”，但不“困”，贫是身体、物质上的穷，困是精神上的穷，“穷人”不一定是指无钱无地位无财产的人，真正的穷人是指精神上没有追求或走投无路的人——这就是“困”。有一次，庄子穿着粗衣破鞋去见魏王，魏王说：“先生你看起来怎么这样疲困（惫）呢？”庄子回答道：“我是贫穷，并非疲困！读书人有理想得不到施行，那叫做疲困。烂衣破鞋，这是贫穷，而非疲困。这就是所谓的生不逢时啊！猿猴栖息在大树上时，攀



宋 佚名 松风高卧图

枝跳跃，自得其乐，即便是像后羿、蓬蒙这样的神射手也拿他没办法；但是——一旦堕入荆棘丛中，即便小心翼翼，还是无法灵活自如施展其才能呀！处在一个昏君乱相的时代，要想不疲困，怎么可能呢？”（《庄子·山木》）这让人想起其中的另一个著名故事，孔子死后，其弟子原宪（字子思）沦落草泽，居于陋巷，衣不蔽体，环境萧然，却日日端坐弦歌。此时已身为卫相、显赫一时的子贡，“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闾”，去见子思，看到衣衫褴褛的子思，子贡鄙夷地问道：“先生病了吗？”子思回答道：“我听说没有钱财的人叫做贫，学了大道却不能施行的人叫做病。我原宪，是贫而已，非病也！”子贡听了，羞愧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庄子·让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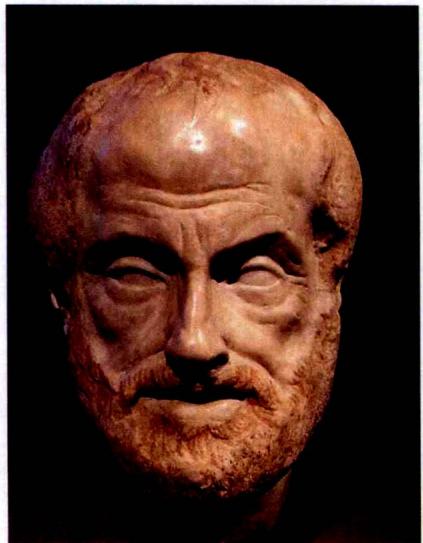
与庄子一样，在子思看来，贫不是可怕的事情，可怕的是精神上的“困”与“病”，子思和庄子虽然是“贫者”，却非“病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不能区分什么是真正的贫穷和富有，健康与疾病，都是在追求物质上的富有，而往往忽略了精神上的穷困，最后即便成为了物质上的富人，却沦落为精神上的穷人和病人。庄子不是理想得不到施行，心里郁闷，精神困顿的“穷人”，而是身怀惊世之才，却宁愿住在贫民窟，像一只拖着尾巴在烂泥里打滚的乌龟一样的“自由人”——得大自在的人，他拒绝出仕，鄙弃荣



拉斐尔 雅典派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华富贵和权势名利，不为物欲所困，追求“一丘一壑养生主，听风听水逍遥游”的生活。无独有偶，几乎在同一时期的雅典，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正在和他的学生们一边散步一边探讨着各种学问，因为这种自由而洒脱的教学方式，他们被称为“逍遥学派”。亚里士多德没有直接讨论什么叫“逍遥”，但他探讨了什么是人生的幸福，他认为幸福是终极的和自足的，它是行为的最高目的，“只有那由自身而被选取，而永不为他物的目的才是最后的。看起来，只有这个东西才有资格作为幸福，我们为了它本身而选取它，而永远不是因为其他别的什么”。^①“自足”就是“无待而有”。在庄子那里，幸福的人生就是逍遥的人生，而且逍遥与幸福一样，是自足而无所待的，幸福、逍遥与金钱、名誉、权力、地位和物欲是否满足无关。人生所“待”者越多，自由与快乐就越少。或许，大多数人都会说，金钱、名誉、权力、地位和丰富的物质是幸福、逍遥不可或缺的前提，没有这些，我们拿什么去逍遥？诸位，这是“消费”而不是“逍遥”！表面上看，“消费”是用金钱去交换物质，实际上消费是以物质的满足来取代精神的快乐。

^①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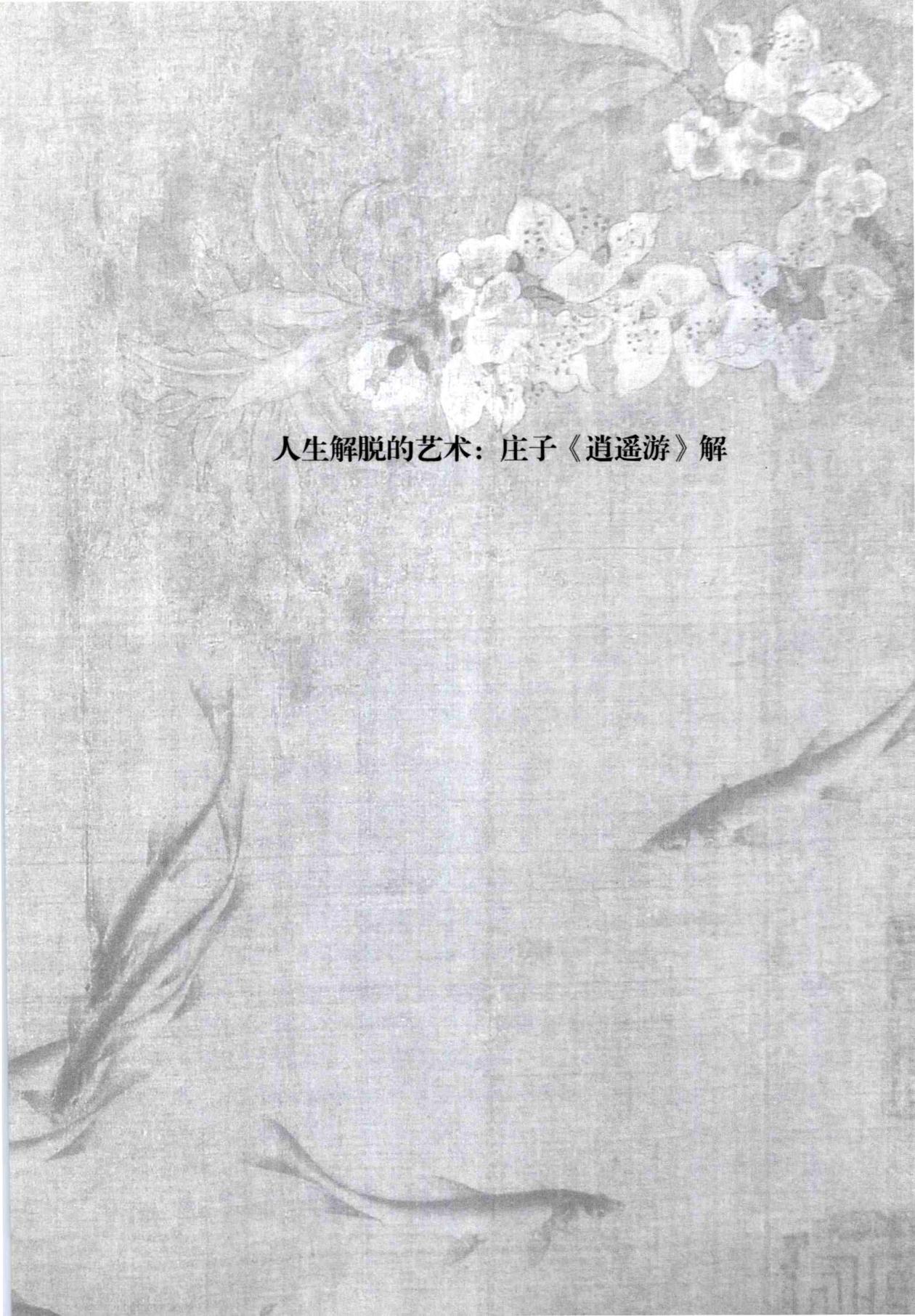
亚里士多德

逍遙其实很简单，它的目的就是它本身，没有什么前提。

我们总是认为幸福、逍遙需要建立在各种条件和前提、手段基础之上，结果往往是为了获得这些手段和前提，目的本身被遗忘了，或者说目标却变得越来越远了。“大多数现代人在他们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必须把赚钱当作首要的追求目标，由此他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认为生活中所有的幸福和所有最终满足，都与拥有一定数量的金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内心中，货币从一种纯粹的手段和前提条件成长为最终的目的。而只要达到了这个目的，就会无数次地出现那种致命的无聊和失望……”然而，“金钱只是通向最终价值的桥梁，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①其实，庄子早在2300多年前就已经跨过了这座桥，到达了彼岸，其途径就是“逍遙”。他告诫我们，要把逍遙的人生当做目的，快乐、自由皆源自我们本心，人只要摆脱了外在的束缚，自己支配自己，精神主宰，就能获得真正的解脱，否则，把所有愿望和要求都建立在各种外在的条件和前提上，人生永无解脱之日。

^① 西美尔〈现代文化中的金钱〉，见刘小枫编《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南京：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人生解脱的艺术：庄子《逍遙游》解



清 朱耷 鱼

逍遙之境

大与小的自由

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好的文字有几种，一种是以理胜，语言如利刃，再缠绕难解的肯綮，细枝末节的脉络，皆能迎刃而解，涣然冰释，如土委地，令人心悦诚服。一种是以情胜，语言如弦，句句拨动人心，吟咏风谣，流连哀思，绮靡而伤情。还有一种文字，则是超乎情理之外，看似无理，实则非理所能阐明；看似无情，实则入至情之境而归乎清明。其语言如翅，挟人灵魂飞升，动心骇目，“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刘勰称之为“神游”。神游者，想象力解放，精神自由之逍遙状态也。对于我等营营碌碌、斤斤计较之辈，活在不见天日的城市森林之蜗居，如果心亦如蜗角，不能飞翔于九万里之上，岂不要憋死？庄子的文字一开始就带领我们进入逍遙的神游状态，没有概念逻辑推理，没有花草歌舞比兴预热情绪，开篇就要你张狂飞扬，当头一棒即让你灵魂出窍。故所有读过此文的人，无不为其汪洋恣肆之语言，狂放高迈之精神，怦然心动，难以释怀。

“北冥”、“南冥”，实而言之，即“北海”、“南海”，亦有人说是